

先秦兩漢東宮稱謂考

郭永吉*

〔摘要〕

歷來慣以「東宮」為皇太子的代稱，然而對於這種現象始於何時、為何如此，鮮有人詳細論述。本文分三部分針對這一課題進行追索，首先指出西漢時「東宮」一詞的代稱對象；其次陳述此詞於東漢的演變，並嘗試說明其源由；最後檢討兩漢魏晉學人對先秦典籍中「東宮」的訓解是否允當。

關鍵詞：先秦、兩漢、東宮、皇太子、皇太后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西漢初，東宮已經作為某種人的代稱。《漢書》卷四九〈爰盎傳〉：

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上」指當時的文帝，既曰「上朝」，可見東宮絕不可能為皇太子，而是指當時的皇太后薄氏。爾後終西漢一朝，此種指代關係一直延續著。卷五九〈張湯傳〉所載武帝時博士狄山說：

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天下寒心數月。

「東宮」所指也是皇太后，即景帝母、文帝竇皇后。卷三六〈楚元王傳附劉向傳〉載劉向上書成帝諫外戚王氏威權過盛時說：

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

成帝一生無子嗣，故大將軍王鳳等所假的「甥舅之親」的「甥」不可能指皇太子，而是指與成帝間的關係，則所謂「依東宮之尊」顯然僅能解釋為依仗元帝王皇后、即成帝母之親尊。顏《注》即指出：「東宮，太后所居也」。

為何會以東宮指代皇太后？按：高祖五年（202B.C.）五月，徙都長安，營建長樂宮，七年（200B.C.）二月落成；八年（199B.C.）二月蕭何營作未央宮，九年（198B.C.）落成。¹長樂宮原為皇帝居住及視朝的正殿，故《漢書》卷七四〈魏相傳〉記載：

1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5，以下簡稱《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頁176、頁178-179。有關遷都建宮之時間，班固所載為：五年五月，西都長安（櫟陽）；九月，治長樂宮；七年二月，蕭何治未央宮、自櫟陽徙都長安，與此略有出入，見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以下簡稱《漢書》），卷一〈高祖本紀〉，頁50、52。

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

然高帝崩後，惠帝蓋表示謙抑孝道，自己遷居未央宮，並於此舉行日常朝會，將長樂宮讓給原來就居於其中、如今由皇后晉升為皇太后的呂氏專用。²長樂在東，故稱「東宮」；未央在西，故稱「西宮」。皇太后既居長樂宮，故得以東宮為皇太后的代稱。卷四三〈叔孫通傳〉說：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

所朝者即呂太后。爾後遂為故事：皇帝生前，皇后隨之居於未央宮中的椒房殿；³皇帝駕崩，皇后若晉升為皇太后，移居長樂宮。故《三輔黃圖》卷二〈漢宮〉曰：

長樂宮……高帝居此宮，後太后常居之。孝惠至平帝，皆居未央宮。

《漢書》卷五四〈李廣傳〉記載武帝即位時，李廣「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卷五二〈灌夫傳〉田蚡則說：

程（不識）、李（廣）俱東、西宮衛尉。

可見：東、西宮分別指長樂、未央宮，⁴東宮衛尉乃皇太后宮殿的衛尉。⁵此所以西漢時，「兩宮」除了二處指皇太后、太皇太后；⁶一處指皇帝、皇后，⁷其他均

2 高祖母劉媪當時已過世，其父太上皇蓋居於高祖為之特別營建的新豐或櫟陽宮。詳參《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頁 179：十年（197B.C.）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向新陽、劉克任，《西京雜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二〈作新豐移舊社〉，頁 87。又，正因呂太后居長樂宮，欲專權的她有安全顧慮，故派自家人呂更始為長樂衛尉，詳參《漢書》，卷三〈高后本紀〉，頁 67。

3 何清谷，《三輔黃圖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以下簡稱《三輔黃圖》），卷三〈未央宮〉，頁 163。

4 相同例子又見《漢書》，卷六八〈霍光傳〉，頁 1328，宣帝即位之初，霍「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根據頁 1329，可知：「兩女婿」乃指未央衛尉范明友、長樂衛尉鄧廣漢。

用為皇帝、皇太后的代稱，⁸以致東漢時皇宮建築群雖已不採東、西橫列模式，這種指代仍被沿用。⁹與後世多以兩宮稱皇帝、皇太子迥別。¹⁰

- 5 《漢書》，卷五二〈灌夫傳〉，頁 1124，顏《注》引孟康卻說：「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顏師古注，《前漢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五二〈灌夫傳〉，附錄齊召南，《前漢書考證》，頁 294，已駁孟康之說。
- 6 《漢書》，卷二七上〈五行志〉，頁 607，顏《注》；卷六十〈杜周傳附杜欽傳〉，頁 1233，杜欽上書成帝：「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晨昏之定省」，顏《注》引韋昭說：「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王先謙《補注》校訂韋說：「太后上當有帝字」，殆誤。根據卷九七上〈外戚列傳·孝宣王皇后傳〉，頁 1689-1690，「成太后」指宣帝王皇后，成帝世為太皇太后，為與成帝太后，即元帝王皇后有別，故號為「邛成太后」，是則韋昭之說或乃「成」上脫一「邛」字，或「邛」因字形相近誤成「即」。若如王氏之說，成帝太后即成帝母，無法與「二宮」吻合。
- 7 《漢書》，卷五九〈張湯傳附張放傳〉，頁 1227：「放娶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具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大官」即「太官」，乃專掌皇家開銷的少府之屬官，詳參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頁 305，故顏《注》引服虔說：「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既承上文「大官、私官」而來，則自指皇帝與皇后。
- 8 《漢書》，卷五一〈鄒陽傳〉，頁 1113、卷五二〈竇嬰傳〉，頁 1120、卷五二〈灌夫傳〉，頁 1125、卷六八〈霍光傳〉，頁 1329、卷九三〈佞幸列傳·淳于長傳〉，頁 1591、卷九九上〈王莽傳〉，頁 1715。
- 9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以下簡稱《後漢書》），卷四〈和帝本紀〉，頁 87、卷四三〈朱暉傳附孫穆傳〉，頁 528、卷六九〈何進傳〉，頁 804；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87），卷九〈鄧悝傳〉，頁 301。至於卷十二〈竇固傳〉，頁 414：竇固「為衛尉，奉兩宮宿衛」，據《後漢書》，卷二三〈竇融傳附弟子固傳〉，頁 303，固於建初八年（83）代馬防為衛尉，而明德馬皇后於建初四年（79）已崩，則「兩宮」當指皇帝與皇后之東、西宮；卷六九〈竇武傳〉，頁 802，載延熹八年（165），竇武長女為桓帝皇后，爾後「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按：順帝梁皇后崩於和平元年（150）、桓帝生母孝崇皇后崩於元嘉二年（152），而桓帝世未曾立皇太子，則「兩宮」亦僅能是皇帝與皇后之謂。曹魏時仍可見沿襲兩漢以「兩宮」、「二宮」作為皇帝與皇太后代稱的用法，見盧弼，《三國志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以下簡稱《三國志》），卷四〈高貴鄉公紀〉，頁 182、卷九〈曹真傳附子爽傳〉，頁 307、卷二二〈陳群傳〉，頁 567、吳士鑑、劉承幹，《晉書斟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以下簡稱《晉書》），卷二〈文帝紀〉，頁 51；南北朝時北魏、北齊猶各一見，南朝則不復有此用法，見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十六〈道武七王列傳·京兆王黎傳附元叉傳〉，頁 405-406、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五十〈恩倖列傳·和士開傳〉，頁 687-688。
- 10 典午至南北朝時期，「兩宮」、「二宮」多指皇帝、皇太子。詳參《三國志》，卷十一〈邴原傳〉，頁 359，裴《注》引荀綽《冀州記》、卷五三〈薛綜傳〉，頁 1038，裴《注》引王隱《晉書》、《晉書》，卷三九〈荀顛傳〉，頁 800、卷四十〈賈充傳附族子模傳〉，頁 816、卷四十〈楊駿傳〉，頁 817、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卷三七〈表〉錄陸機，〈謝平原內史表〉，頁 535、卷五七〈誅下〉錄潘岳，〈夏侯常侍誄〉，頁 800、《晉書》，卷六九〈周顛傳〉，頁 1234、卷一百三〈劉曜載記〉，頁 1761；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

顏師古、齊召南等雖已注意到東宮乃皇太后所居，衡之當時景況，仍微有間。據《漢書》卷五二〈田蚡傳〉：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

以及卷九七〈外戚列傳·孝文竇皇后傳〉：

竇太后……元光（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可見：文帝竇皇后於景帝時，固然是皇太后，但到武帝之世，則為太皇太后了（當時的皇太后乃王氏），身份雖已改變，但直到駕崩時，仍舊稱東宮。¹¹同樣的例子，尚見於昭帝上官皇后與元帝王皇后身上。卷七五〈夏侯勝傳〉：

卷六九〈劉湛傳〉，頁 1818、卷七二〈文九王列傳·建平宣簡王宏傳附子景素傳〉，頁 1865、卷七八〈劉延孫傳〉，頁 2020、卷八一〈劉秀之傳〉，頁 2075、卷九四〈恩倖列傳·徐爰傳〉，頁 2310、歐陽詢，《藝文類聚》，《唐代四大類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卷三六〈人部二十·隱逸上〉，頁 1008 引謝靈運，〈辭祿賦〉；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五〈齊本紀下·廢帝鬱林王紀〉，頁 135、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四二〈王晏傳〉，頁 743、《文選》，卷五八〈碑文上〉錄王儉，〈褚淵碑文并序〉，頁 820；卷五九〈碑文下〉錄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頁 835、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二四〈蕭景傳附弟昱傳〉，頁 371、卷二〈武帝紀中〉，頁 39、卷二五〈徐勉傳附子悱傳〉，頁 387、卷三十〈徐摛傳〉，頁 447；《南史》，卷七一〈儒林列傳·顧越傳〉，頁 1753；《魏書》，卷三四〈盧魯元傳附子內傳〉，頁 802、卷三一〈于栗磾傳附曾孫祚傳〉，頁 739；《北齊書》，卷三四〈宋欽道傳〉，頁 460；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二七〈姚察傳〉，頁 352、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五一〈長孫覽傳附從子熾傳〉，頁 1329、卷四五〈文四子列傳·庶人秀傳〉，頁 1243、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八三〈文苑列傳·明克讓傳〉，頁 2808。至於《魏書》，卷九四〈閹官列傳·趙黑傳〉，頁 2016，「兩宮」指太上皇（顯祖）與皇帝（高祖）、《北齊書》，卷三九〈祖珽傳〉，頁 517，「二宮」指太上皇（武成帝）與皇帝（後主），其關係等同於皇帝與皇太子。另外，這段時期的「二宮」偶有其他指謂，詳參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晉書》札記·二宮〉，頁 45。

11 《漢書》，卷九七〈外戚列傳·孝景王皇后傳〉，頁 1682：「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帝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當是建元六年（135B.C.）五月太皇太后竇氏崩後，皇太后王氏

光以為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

前稱「奏事東宮」，後則說「太后省政」，「東宮」、「太后」異名同實，毫無疑義。然此事在宣帝時，據卷九七〈外戚列傳·孝昭上官皇后傳〉：「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可知：以「東宮」代稱的「太后」實際為太皇太后上官氏。據卷九三〈佞幸列傳·淳于長傳〉：

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歲餘，趙皇后得立。

及卷九七〈外戚列傳·孝成班婕妤傳〉：

趙氏姊弟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

東宮都是指元帝皇后、成帝時晉升為皇太后的王氏或其所居之處而言。長信宮乃長樂宮整座建築群當中的一棟宮室，故二者指代實為一，僅一自整體而言；一自具體個別單位稱呼。¹²但卷九八〈元后傳〉載哀帝時諫大夫楊宣上封事猶稱：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

方移居長樂宮。

12 《三輔黃圖》，卷三〈長樂宮〉，頁150。又如《漢書》，卷六八〈霍光傳〉，頁1329記載：宣帝時，霍光妻「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顏《注》：「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知：當時居於長信宮者乃太皇太后上官氏，故徙夏侯勝為長信少府，以方便入授經書，而卷八〈宣帝紀〉，頁110則載：元平元年（74.BC）十一月壬子，「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又如注11，武帝時皇太后王氏居長樂宮，卷六五〈東方朔傳〉，頁1296，卻稱為長信宮，皆可證長信宮與長樂宮所指實一。至於《後漢書》，卷十〈皇后紀·孝崇區皇后紀〉，頁169，章懷《注》引《漢官儀》說：「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參對正文所引〈孝成班婕妤傳〉，恐非其實。

互文見義，「東宮」乃指太皇太后，亦即「孝成皇帝」時的王太后。因為事當哀帝以外藩入「承天序」之後，故曰太皇太后。哀帝時，有「四太后」：¹³成帝母王氏為太皇太后，仍居長樂宮此建築群中的長信宮、¹⁴哀帝祖母傅氏為帝太太后，居桂宮，¹⁵稱永信宮、成帝皇后趙氏為皇太后，不知當時居何宮、哀帝母丁氏為帝太后，稱中安宮，然居何宮亦不詳。¹⁶就見存記載而言，唯居於長樂宮此建築群中長信宮之太皇太后王氏又稱東宮，其餘三太后並未見有此稱謂。

皇太后身份固然尊貴，太皇太后更是後宮之首，禮法上，二者乃婆媳關係，晉升為太皇太后的竇氏、王氏自無退讓媳婦、¹⁷遷居他宮之理；縱使移居他殿，仍在長樂宮這建築群內，此時東宮所指之人也並未改變，可是其身份已不同。換言之，東宮並非固定為某種身份的專門代稱，而是指居於長樂宮的主人。西漢時，

13 《漢書》，卷九七〈外戚列傳·孝元傅昭儀傳〉，頁 1699。

14 《漢書》，卷八一〈孔光傳〉，頁 1463 記載：哀帝「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

15 《漢書》，卷八一〈孔光傳〉，頁 1463，記載哀帝即位後，帝祖母傅氏由「國邸」遷往「北宮」，因「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即其孫哀帝所居宮殿。然卷十一〈哀帝紀·建平三年〉，頁 139：春正月「癸卯，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卷九七〈外戚列傳·定陶丁姬傳〉，頁 1700，載哀帝崩後，王莽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均以傅氏乃居於桂宮，卷二七〈五行志〉，頁 607，更指實為「桂宮鴻寧殿」，與〈孔光傳〉所載不符。西漢時，桂宮、北宮並非同一宮殿建築，這由卷十二〈平帝紀·卷首〉，頁 141 記載：「元壽二年（1B.C.）六月，哀帝崩……辛卯，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可以清楚得知。然由《三輔黃圖》，卷二〈漢宮〉，頁 136：「北宮，在長安城中，近桂宮，俱在未央宮北」，可知：兩宮位置相近，或許因此桂宮有時也稱為北宮，如《後漢書》，卷十一〈劉盆子傳〉，頁 184：建武二年（26）「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章懷《注》引《長安記》就說：「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但也有可能是今本《漢書·孔光傳》將桂宮誤載為北宮，因為《三輔黃圖》，卷二〈漢宮〉，頁 133，所引《漢書》，即作：「桂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

16 《三輔黃圖》，卷三〈甘泉宮〉，頁 193，載有「中安宮」，哀帝時帝太后丁氏所居。但此並不代表中安宮即位於甘泉宮中。因頁 192，甘泉宮下也載有哀帝時帝太太后傅氏之「永信宮」，而傅氏居於桂宮，永信宮不得在甘泉宮中，同理，中安宮當亦如是。至於何氏注中說：「中安宮可能在桂宮中。《漢書》卷九七〈外戚丁姬傳〉載：王莽掌權後把帝太后號貶為『恭王母丁姬』。他說：『恭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可見丁太后生前居桂宮，中安宮當屬桂宮的一部份」，按：恭王母指哀帝祖母傅氏，與哀帝母丁姬為二人。居桂宮者乃傅氏，非丁姬。何氏誤讀史文，將「恭王母丁姬」視為一人，故張冠李戴。

17 所以不數上官皇后，因當她為太皇太后時，並無身為皇太后的媳婦，宣帝母王夫人早於武帝巫蠱之難中遇害，宣帝即位後，雖追尊為悼后，乃諸侯王后身份。詳參《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列傳·戾太子傳〉，頁 1261。

長樂宮一般固然為皇太后居所，但因同時也是太皇太后的居所，東宮指稱的對象包括皇太后與太皇太后，若兩者俱存時，則為太皇太后。¹⁸

至於西漢時皇太子，所居曰太子宮，¹⁹史書並未明確記載其所處的位置，學者推測：可能在北宮，²⁰因此也就未見以東宮稱之。²¹

二

東漢時，東宮指稱對象起了變化。《後漢書》卷四十〈班彪傳〉：

彪復辟司徒王況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

可見光武帝世，「東宮」已作為皇太子的代稱。此非特例，於東漢乃常態。如明帝時，申屠剛「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安帝時，「順

18 現今所見，唯一例外乃注 6 所引成帝世，太皇太后宣帝王皇后、皇太后元帝王皇后並存時，僅見朝臣以東宮稱後者，前者則未見。不知是前者先於元帝世居長樂宮，成帝即位後，後者亦移居長樂宮建築群中某一宮殿，此時，前者或與之同處長樂宮；或移往他宮。因史闕有間，未能究其詳。若兩者同處長樂宮，或因前者行事本就較低調，且不見其外家於朝政上有實權，故史文鮮少敘及。相對的，後者外家於成帝世掌握實權，故見載者較夥。

19 《漢書》，卷九七〈外戚列傳·孝景王皇后傳〉，頁 1682、卷六三〈武五子列傳·戾太子傳〉，頁 1259、卷六四〈王褒傳〉，頁 1289、卷十一〈哀帝紀·卷首〉，頁 137。

20 《三輔黃圖》，卷三〈北宮〉，頁 185，有「太子宮甲觀畫堂」，而王應麟，《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3），卷一六一〈宮室·堂·漢甲觀畫堂〉，頁 2959，自注引《三輔黃圖》：「宮殿中彩畫之堂，在北宮」。何氏據此，認為太子宮應位於北宮之內。按：《三輔黃圖》於太子宮之前又列有「明光宮」，明光宮並不屬於北宮，故無法確定太子宮是否屬於北宮內的建築。又，《漢書》，卷十〈成帝紀·卷首〉，頁 129，記載成帝為太子時，「初居桂宮」，顏《注》引《三輔黃圖》，認為桂宮非太子宮，其說正確與否，今無可考。根據考古發掘，桂宮可能為后妃居所，詳參〈漢長安城桂宮二號建築遺址發掘簡報〉，《考古》第 1 期（1999 年），頁 9、〈漢長安城桂宮二號建築遺址 B 區發掘簡報〉，《考古》第 1 期（2000 年），頁 11、〈漢長安城桂宮四號建築遺址發掘簡報〉，《考古》第 1 期（2002 年），頁 15。

21 至於《漢書》，卷九三〈佞幸列傳·董賢傳〉，頁 1591：「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顏《注》：「東宮官屬隨例遷也。」恐乃顏氏以後代稱法比附於西漢，非真當時已以東宮稱皇太子。

帝在東宮，鄧太后以（曹）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江京等「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順帝時，周舉對策時稱：「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²²

東漢時，東宮一般雖作為皇太子的代稱，但有其例外。如《後漢書》卷二〈明帝紀·永平十八年〉：

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²³

《河南志》載有「東西宮」，所引東漢初葉衛宏的《漢舊儀》：「帝為東宮，皇后為西宮」，此處所說的東、西宮乃就南宮建築群中的東、西而言，²⁴指的是皇帝居所，非太子宮。至於卷六一〈周舉傳〉所載：

延光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群臣議者咸以為宜。舉謂郃曰：「……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

則更是沿襲西京舊貫，東宮指皇太后居所。²⁵另外，東漢前期，史書述及皇太子的居所，仍多稱太子宮，如光武帝時，桓榮侍講時為皇太子的明帝，「常令止宿

22 《後漢書》，卷二九〈申屠剛傳〉，頁 369、卷七八〈宦者列傳·曹騰傳〉，頁 899、卷十五〈來歷傳〉，頁 223、卷六一〈周舉傳〉，頁 720。

23 周天游，《後漢紀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卷十〈孝明皇帝紀下·永平十八年〉，頁 293、《東觀漢記校注》，卷二〈顯宗孝明皇帝紀·永平十八年〉，頁 58，所載並同。可見並非范曄誤書。至於虞世南，《北堂書鈔》，《唐代四大類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卷六五〈設官部十七·太子太傅〉，頁 271-272，引《續漢書》：「鄧禹，孝明皇帝以禹先帝名臣，拜太子太傅，進見東宮，甚優寵」，參對《後漢書》，卷十六〈鄧禹傳〉，頁 228：「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可知：前者衍「太子」二字；「向」字可能因形近而訛為「宮」。

24 徐松輯，《河南志》（北京：中華書局，1994），〈永樂大典本河南志·後漢城闕古蹟〉，頁 46。《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頁 806，記載何進被宦官所殺後，「袁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張）讓等，讓等……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可為東、西宮乃南宮建築群中者之明證。

25 東漢時，皇太后所居亦曰長樂宮，如明德馬皇后、章德竇皇后、和熹鄧皇后、順帝竇皇后、靈帝何皇后，但其所處地理位置不詳。分見《後漢書》，卷二四〈馬廖傳〉，頁 317、卷二

太子宮」、章帝母賈貴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中元二年（57）生肅宗」、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於「永平末，選入太子宮」，²⁶皆與西漢情形相近。

由東漢前期皇太子居所仍多稱「太子宮」，皇帝或皇太后所居方稱東宮，似乎說明「東宮」作為皇太子的專稱，要到東漢中期以後才確立，爾後各代遂襲用成俗。

然則不禁要追問，東漢何以有此改變？西漢之所以以東宮稱長樂宮，乃因地理位置使然，東漢以東宮稱皇太子宮，是否亦然？高祖定天下之初，京都在雒陽，當時「置酒」宴享群臣列侯即在「雒陽南宮」。²⁷有南宮，自然有相對應的北宮。《史記》卷八〈高祖本紀〉《正義》所引《輿地志》就說：「秦時已有南、北宮」。兩漢之交，雒陽遭兵燹，故光武入雒時，僅能御南宮卻非殿，建武十四年（38）正月，尚須起南宮前殿，²⁸北宮殘破情況可能更嚴重。明帝永平三年（60）「起北宮及諸官府」，八年（65）十月落成，²⁹並增修南宮，所謂「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³⁰根據《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章懷《注》所引蔡質《漢典職儀》，此乃兩個間隔開來的建築群，中央部分以三條複道連結，故當詩人入「洛中」「遊戲」時，描寫的觀光點之一即「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³¹這與西漢長樂、未央兩宮

三〈竇憲傳〉，頁 304、卷十〈皇后紀·和熹鄧皇后紀〉，頁 164、卷五六〈陳球傳〉，頁 653、卷六九〈何進傳〉，頁 806。另外，若是外藩入嗣大統，其生母稱永樂宮，如卷十下〈皇后紀·孝崇匱皇后紀〉，頁 169、同卷〈孝仁董皇后紀〉，頁 170。至於卷六九〈何進傳〉，頁 805：「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患』」，章懷《注》：「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宮」，殆誤。除前引〈孝仁董皇后紀〉，據卷七二〈董卓傳〉，頁 831，董卓廢少帝為弘農王，改立獻帝，「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章懷即於「永樂太后」下注：「孝仁董皇后，靈帝之母」，是則，長樂宮當指靈帝何皇后，即少帝時的皇太后。又，卷七〈桓帝紀·延熹三年〉，頁 128，桓帝詔稱：「永樂太后，親尊莫二」，章懷《注》：「和平元年，有司奏太后所居，皆以永樂為稱」，然據頁 126，和平元年紀並無「有司奏」以下云云，參諸其他見存相關史書，亦並無此記載，則不知章懷據何而言。

26 《後漢書》，卷三七〈桓榮傳〉，頁 451、卷十上〈皇后紀·賈貴人紀〉，頁 159、卷五五〈章帝八王列傳·清河孝王慶傳〉，頁 641。

27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頁 176。

28 《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頁 45、卷一下〈光武帝紀〉，頁 55。

29 《後漢書》，卷二〈明帝紀〉，頁 68-69。

30 《文選》，卷三〈賦乙·京都中〉所收張衡〈東京賦〉，頁 56。

31 《文選》，卷二九〈詩己·雜詩上〉所收〈古詩十九首〉之三，頁 417-418。

相隔，「作復道」的情況一致，但一改長安東、西橫列，而是採南、北縱列的模式。姑先不論東漢帝、后居所何在，至少不復能仍舊貫，以西宮、東宮分別作為皇帝、日後由皇后晉升為皇太后的代稱。然則何以並假南宮或北宮為皇帝或皇太后的代稱亦棄之不用？實因永平八年後，各朝皇帝或居南宮，或居北宮，雖然按禮法：帝、后同體，皇后應隨皇帝而移居，但事實不然，是以當皇后晉升為皇太后，又不移宮，使得皇太后所居亦不必然為南宮或北宮。尤有進者，章帝之後，或以沖幼踐阼，或援外藩入嗣，由皇太后臨朝，不論自其實同真主，³²或為照護兼掌控幼君，以致和、殤已降的皇帝經常與皇太后並居於或南或北同一建築群內，根本不能以居所截然二判。既然如此，使得為何自東漢開始以東宮作為皇太子代稱的問題愈滋困惑。今雖不易明其究裏，然顯非以其所居宮殿之地理位置而來，竊以為：或可從皇太子的另一代稱「少陽」著手。

以見存古籍而言，「少陽」一詞於西漢始見。³³從陰陽消長說明四時的變化，則陽氣始萌未盛之時，表現在天候上，即人間曆法名為春季的時候。故《春秋繁露》卷十一〈天辨在人〉說：

如金、木、水、火各奉其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

32 東漢皇太后不是以年幼皇帝的名義，而是自己下詔時，均自稱朕。如《後漢書》，卷四〈和帝紀〉，頁 87、卷四〈殤帝紀〉，頁 94、卷五〈安帝紀〉，頁 99、卷六〈質帝紀〉，頁 119、卷六五〈段熲傳〉，頁 768。群臣稱呼皇太后時，謂陛下。如卷十六〈鄧禹傳附孫鷲傳〉，頁 231、卷四四〈張禹傳〉，頁 536、卷四五〈袁安傳附子敞傳〉，頁 546、卷六六〈陳蕃傳〉，頁 776、卷八四〈列女傳·曹世叔妻傳〉，頁 994、卷八九〈南匈奴列傳〉，頁 1061。事實上，西漢平帝初立，太皇太后王氏臨朝稱制時，已如此，見《漢書》，卷九九〈王莽傳〉，頁 1714。

33 「少陽」一詞於《黃帝內經》中屢見，尤其是《素問》中，已與顏色、方位、季節、天干、地支、五行等相互搭配，詳參山東中醫學院、河北醫學院，《黃帝內經素問校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卷三〈六節臟象論〉，頁 143-144、卷七〈臟氣法時論〉，頁 312-313、卷十九〈天元紀大論〉，頁 857、同卷〈五運行大論〉，頁 861。《黃帝內經》首見載於《漢書》，卷三十〈藝文志·方技略·醫經〉，頁 912。其成書年代，或主戰國時、或主戰國秦漢間、或主西漢時。詳參《黃帝內經素問校釋》，〈前言〉，頁 4-7、傅維康、吳鴻洲，《黃帝內經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96），導讀〈《黃帝內經》的書名、沿革及成書年代〉，頁 17-23。古代這類典籍多成於眾手，歷時漫長，至終寫定時，措辭自會受到當時習尚影響。

卷十二〈陰陽終始〉也說：

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則載：

以陰、陽言之，大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地下，於時為冬……大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為秋……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

而在五行間架中，被編排入同屬一範疇者，如顏色為青，方位為東，³⁴成為可相互涵攝的特點，並且均可作為展示木德的標誌。若對應到人的身份上，據劉向的說法，「木者，少陽，卿大夫之象」。³⁵《漢書》卷七五〈京房傳〉顏《注》所引孟康也說：

（京）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陽），消卦曰太陽（陰）。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

這種以「少陽謂臣下」的主張，東漢猶然。鄭玄就說：「東郊，少陽，諸侯象也」；³⁶何休也說：「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³⁷「幼君」亦諸侯之謂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少陽似乎都未包括天王或皇帝太子在內。這並不難索解。異姓

34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卷一八三〈居處部十一·門下〉，頁1020，引李尤〈上東門銘〉：「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在孟春。」

35 楊士勛，《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十四〈成公十六年〉，頁234。

36 孔穎達，《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四九〈祭統〉，頁1348，鄭《注》。

37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十八〈成公十六年〉，頁401，《解詁》：「君、臣將執於冰之徵」，指的是頁405-406所載：「成公將會晉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可見：「幼君」指的乃魯侯。據賈公彥，《儀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二九〈喪服〉，頁553，列出服斬衰的對象中，有「君」，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非必沖齡天子始得曰幼君。

諸侯不待論，同姓諸侯之於天王或皇帝乃小宗、大宗的關係，天王或皇帝太子為大宗繼承人，乃傳重者，以致若先其父過世，父尚須為之斬衰三年，則自不宜於諸侯、臣下同一範疇。誠然，如果以陰／陽、臣／君來劃分，相較於諸侯、臣下，皇太子固然屬於陽這範疇；可是相較於君父，皇太子仍是臣子的身份，為有別於「不當陽」³⁸的臣子，皇帝既為太陽，則身為儲貳的皇太子自不妨歸諸少陽。再者，《易》學家將八純卦比附為家庭中父、母、兄、弟、姊、妹等成員，乾卦為父，坤卦為母，震卦則為長子。³⁹將此關係上推至天子，則震代表的長子也就是儲君之位。而根據《周易》卷九〈說卦〉所說：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南方離卦，太陽之位，既代表「聽天下」的天子。則東方震卦，少陽之位，乃「帝」之所「出」，自然就代表儲君了。⁴⁰將四時之春、四方之東、陰陽之少陽、八卦之震卦及其象徵的家庭成員中的長子，統合起來，便形成後世以東宮、少陽或震作為皇太子指稱的現象。此即《藝文類聚》卷十六〈儲宮部·儲宮〉所錄北周王褒〈為百僚請立皇太子表〉所說：

臣聞洊雷居震，春方應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纂重暉之業。是以三善昭德，載祀之祚克隆；一人元良，貞國之基永固。

38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十一〈天辨在人〉，頁336：「不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為位也。」

39 孔穎達，《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九〈說卦〉，頁330。

40 《南齊書》，卷二一〈文惠太子傳〉，頁400，載永明五年（487），太子與王儉的一段對話。前者根據乾象徵的是天、君，震象徵的是雷，因而質疑「帝出乎震」的說法不通；後者先以「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為德」，說明二者的屬性一致，繼根據〈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解釋，可見：雙方的差異點在是否扣緊「出」字。太子採取靜態的理解，八卦卦德不相涉；王儉則維持《易》學動態的觀點：宇宙的運作因健動開始發展；皇帝由身為皇太子者而來。此說劉宋業然，俞紹初、張亞新，《江淹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下編〈文·建平王慶少帝登阼章〉，頁317：「肇嗣天震，雲飛璇極」，「天震」即天之元子。

綜上所述，西漢時，因宮殿地理位置，長樂宮稱東宮，西宮則為未央宮，而前者乃皇太后或太皇太后的固定居所，故東宮於此時因人而地，作為皇太后、太皇太后的代稱。光武帝都東京，宮殿主體之南、北宮呈縱向，雖然沿襲西京故事，皇太后所居仍名長樂宮，但以實際居處位置而言，或南宮，或北宮，因此，固然不復得如西京以東宮為皇太后的代稱，卻又不宜以南宮或北宮為代稱，況且皇帝也經常與皇太后居於同一建築群內。戰國中葉，鄒衍以陰、陽消長變化為基礎，建立五行學說⁴¹之時，少陽一詞背後蘊含的觀念當已存在；⁴²將自然、人文百象萬物分別類歸時，少陽、東、春等與長子會被劃入同一範疇，應更非入漢始然，然而文化變遷本非朝夕之事，往往一間未達，蓋至兩漢之際，方因陰陽五行學說的長期影響，改從象徵意義著眼，以東宮作為皇太子的代稱。魏、晉已降，又陸續出現洵雷、居震、明兩、少陽、春宮、⁴³青宮⁴⁴等實際指涉一致的異稱，皆與東宮同源，乃皇太子的專稱。春宮、青宮非真指皇太子唯春天有宮殿可居，或所居宮殿率以青為主色，⁴⁵則東宮也非真指皇太子宫殿位置而言，它乃是五行學架

41 有關鄒衍活動時代，詳參王夢鷗，《鄒衍遺說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第二章〈鄒衍生平年世的商榷〉，頁 16-34。

42 話雖如此，但表述這觀念的少陽一詞畢竟甚晚。鄒衍本以五季、一季七十二日為間架。最接近鄒衍原說者，如〈幼官〉、〈五行〉，前者以和氣、燥氣、濕氣與陽氣、陰氣並列；後者僅言及陰、陽二氣。五季說因與文化傳統相悖過甚，後世乃易以四季配五行，然〈四時〉仍僅以春氣曰風、冬氣曰寒，以與夏氣曰陽、秋氣曰陰並列。詳參戴望，《管子校正》（臺北：世界書局，1990），卷二〈幼官〉，頁 37-39、卷十四〈四時〉，頁 239-240、〈五行〉，頁 242。

43 《藝文類聚》，卷十六〈儲宮部·太子妃〉，頁 303，引謝莊，〈皇太子妃哀策文〉：「釋嶂春宮，承筐少陽」、杜佑，《通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卷一四七〈樂七·東宮宴會奏金石軒懸及女樂等議·梁〉，頁 770，記載梁武帝天監中，議東宮元會儀注，群臣議曰：「……況皇儲養德春宮，式瞻攸屬，謂宜備二舞，以宣文武之德焉」、《南史》，卷七一〈儒林列傳·顧越傳〉，頁 1753 載其上疏：「……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善春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令狐德棻等，《周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四十〈王軌傳〉，頁 712，賀若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隋書》，卷四五〈文四子列傳·房陵王勇傳〉，頁 1236，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建春宮，冀德業日新，隆茲負荷。」

44 以青宮作為皇太子代稱，就目前資料，於六朝後期始見。如《藝文類聚》，卷四九〈職官部五·太子詹事〉，頁 1097，引孔稚珪，〈讓詹事表〉：「太子霞騫青殿，日光春宮」，「殿」、「宮」互文，青殿即青宮、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一七九〈詩二九·應令〉，頁 875，錄于仲文，〈侍宴東宮應令詩〉：「銅樓充震位，銀榜集佳賓，青宮列紺幃，紫陌結朱輪」。李唐以後，則為一普遍用法。

45 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作雒解第四十八〉，頁 256：

構對人事編排下的成果。事實上，皇太子的宮殿經常不在東。否則，《宋書》卷三十〈五行志一·服妖〉就不會記載下堅持落實五行學說者的責備：

晉武帝太康後，天下為家者，移婦人於東方，空萊北庭，以為園囿。干寶曰：「夫王朝南向，正陽也；后北宮，位太陰也；世子居東宮，位少陽也。今居內於東，是與外俱南面也。亢陽無陰，婦人失位而干少陽之象也，賈后讒戮愍懷，俄而禍敗亦及。」

這並非干寶無的放矢，《建康實錄》卷九〈晉中下·烈宗孝武皇帝〉載太元十七年八月，「新作東宮，徙左衛營」。許嵩自注就說：

按：晉初太子宮在宮西，雖東宮實有，皇后之宮……至此年，烈宗始新於宮城東南移左衛營，以其地作之，即安帝為太子所居宮也。

可為佐證。

三

東宮既然是從東漢甫作為皇太子的代稱，然則先秦典籍中東宮此一詞彙是否亦為某個對象的指稱？

《左傳》卷九〈莊公十二年〉：

「諸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周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則（列）土于周室。』」縱使屬實，這也是就天下共主，並非皇太子而言，而且論的是社神之廟，非生人居所。按照五行學說為人主規劃的行事曆，如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五〈時則〉，頁 379-422：「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孟夏之月……天子衣赤衣，乘赤驪，服赤玉，建赤旗……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孟秋之月……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孟冬之月……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東宮乃皇帝所居位於東的宮殿，並非指皇太子專屬的居處。

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

蒙澤在宋國都之外，宋萬弑君之後，立即返國，故「遇仇牧于門」，繼而入宮，遇見執政者，殺之，事類卷三一〈襄公十年〉所載：

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

東宮與西宮、北宮應都是就其所處位置而命名。縱使將〈莊公十二年〉所說的東宮理解為宋公內宮，當時宋並無太子，孔《疏》引杜預《世族譜》：「子游乃雜人，不知何公之子」，是以無論認為：宋萬疾趨東宮，乃欲援立居東宮的子游，或認為：乃欲入閔公內寢，⁴⁶得其璽印等信物，以便號令，皆可見：東宮非太子所居。《公羊傳》卷十一〈僖公二十年〉：

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⁴⁷

何休《解詁》說：

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⁴⁸

4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莊公十二年〉，頁191，楊《注》說：「東宮，諸侯小寢。」

47 《春秋左傳注》，〈僖公二十年〉，頁386，就說：「諸侯有東宮、西宮、北宮。」

48 何休的這種說詞，是因為公羊家認為：魯僖公原本娶的嫡配為「楚女」，後因「為齊所脅，以齊媵為嫡」，這才使得「楚女」不居中宮，改居西宮。詳參《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十一〈僖公二十年〉，頁242。

可知：中宮、東宮、西宮乃因所處地理位置而相對名之，皆指魯侯妻妾之寢宮。若按照公羊家先師魯子的意見，這種宮制適用於所有諸侯。《儀禮》卷三十〈喪服·齊衰期·傳〉：

昆弟一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

稱東、西、南、北宮，也是單純以相對地理位置而言。《周書》卷六〈本典〉：

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
周公再拜稽首，曰：「臣聞之文考……。」

背景乃成王繼位後，則王所在的東宮非太子居所。又如《淮南子》卷十一〈齊俗〉：

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宸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

參對《禮記》卷三一〈明堂位〉：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前稱「踐東宮」，「攝天子之位」「而朝諸侯」；後說「踐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則東宮指的是明堂，更與太子居所無涉。⁴⁹《史記》卷四三〈趙世家〉：

（武靈王）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廟見禮畢，出臨朝。

49 明堂之所以稱東宮，孔穎達，《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十六之五〈大雅·文王之什·靈臺〉，頁1042，孔《疏》引袁准（準）《正論》：「《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

新君「出臨朝」的「朝」應該就是上文「大朝」所在，則東宮指的應該是趙國朝堂正殿。

既然兩周時期的東宮許多均不指太子居所，違言做為太子的代稱，則兩漢以降學者對先秦典籍中東宮的註解就有檢討的必要了。《左傳》卷三〈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杜《注》說：「得臣，齊太子也」；《毛詩》卷三之二〈國風·衛風·碩人〉：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傳》：「東宮，齊太子也」；孔《疏》引服虔也說：「得臣，齊太子名，居東宮」。雖然漢、晉經生無異辭，傳統也都採納這種理解，但並非無可商榷之處。「齊侯」已降五句乃在標榜莊姜身份的尊貴，⁵⁰漢、晉經生將「東宮」解為太子，確在合理的範圍，孔穎達雖然根據疏不破注的原則，承襲之，且努力解釋為齊莊公原本所立的太子，但仍很委婉地指出：「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太子」。試檢《左傳》，即位前的太子，固均稱「太子某」，如「太子忽」、「王太子鄭」、「大

50 根據《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頁 241、244，孔穎達，《春秋左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以下簡稱《左傳》），頁 79，指出：「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公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所以「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按：衛武公甚老壽，據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十七〈楚語上〉，頁 500，「年壽九十有五」時，猶存，共在位五十五年，則衛莊公繼位時，當已弱冠。如以魯隱公元年為春秋始年，則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三十五年，非如孔《疏》所言：「在春秋前二十五年」。衛武公在位十九年時，齊莊公立。齊莊公在位更久，凡六十四年。假設齊莊公沖齡繼位，則當他在位三十八年，衛莊公繼位時，齊莊公本身至少應已年逾不惑。換言之，齊、衛這場聯姻，當是在衛莊公初葉。《左傳》書於魯隱公三年，乃追述既往。齊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從日後他的兒子襄公於繼位前後已能與其女弟文姜亂倫，餘子如公子糾、小白等都已成人，則莊姜出嫁時，齊僖公應已十多歲，未必不是嫡出。〈碩人〉所以不將莊姜繫於僖公，乃因當時僖公尚未繼位，與嫡庶無關。孔氏接著解釋何以太子稱東宮：「四時東為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為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為乾，乾為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為長男，故太子在東也」，衡諸先秦景況，恐待商榷。如上文所述，以東宮稱皇太子，乃東漢始有。將四時、方位、《周易》等相關觀念比附揉合，更是較晚才見諸記載。

子茲父」、「太子營」、「太子圉」、「太子商臣」、「太子夷」、「太子臧」、「太子州蒲」、「太子光」、「太子般」、「太子欒」、「太子壬」；⁵¹日後因故未能即位的太子，亦然，如「太子免」、「太子御寇」、「太子申生」、「太子華」、「太子朱儒」、「太子髡頑」、「太子偃師」、「太子角」、「太子痤」、「太子祿」、「王太子壽」、「太子建」、「太子終纍」。⁵²由此可見：如將「東宮得臣」訓解為太子得臣，殊悖書法常態。其次，對照成得臣、叔孫得臣，⁵³以至於南宮長萬、南宮牛，⁵⁴北宮括、北宮喜、北宮結，⁵⁵如認為：「東宮得臣」的東宮乃氏號，應非盡誣。⁵⁶《詩經》、《左傳》本身均未顯示得臣為太子，將之解釋為太子，乃經生的理解。次如前引《公羊傳》卷十一〈僖公二十年〉所載「西宮災」，班固說：

左氏以為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⁵⁷

51 《左傳》，卷六〈桓公六年〉，頁 178、卷十二〈僖公五年〉，頁 341、卷十三〈僖公八年〉，頁 353、卷十四〈僖公十五年〉，頁 376、卷十四〈僖公十七年〉，頁 389、卷十七〈僖公三十三年〉，頁 478、卷二十〈文公十七年〉，頁 572、卷二四〈宣公十八年〉，頁 680、卷二六〈成公十年〉，頁 742、卷二九〈襄公元年〉，頁 814、卷四十〈襄公三十年〉，頁 1115、卷四九〈昭公二十年〉，頁 1389、卷五二〈昭公二十六年〉，頁 1471。

52 《左傳》，卷六〈桓公五年〉，頁 165、卷九〈莊公二十二年〉，頁 267、卷十〈莊公二十八年〉，頁 288、卷十三〈僖公七年〉，頁 350、卷十九下〈文公十一年〉，頁 537、卷二八〈成公十七年〉，頁 793、卷三六〈襄公二十五年〉，頁 1019、卷三七〈襄公二十六年〉，頁 1033、頁 1041、卷四六〈昭公十三年〉，頁 1314、卷四七〈昭公十五年〉，頁 1342、卷四八〈昭公十九年〉，頁 1380、卷五五〈定公六年〉，頁 1566。世，大也，世子即太子，《左傳》中稱世子之例亦同上，故從略。

53 《左傳》，卷十五〈僖公二十三年〉，頁 407、卷十八〈文公元年〉，頁 483。

54 《左傳》，卷九〈莊公十一年〉，頁 246、同卷〈莊公十二年〉，頁 248。

55 《左傳》，卷二八〈成公十七年〉，頁 793、卷四五〈昭公十年〉，頁 1281、卷五五〈定公七年〉，頁 1569。

56 此尚可由其他地方得到佐證。《左傳》，卷四一〈昭公元年〉，頁 1152：「徐吾犯之妹」，據卷二五〈成公元年〉，頁 685，杜《注》，知「徐吾」乃氏號；又卷三六〈襄公二十五年〉，頁 1011：「東郭偃之姐」、卷五一〈昭公二十五年〉，頁 1446：「季公若之姐」，東郭與季亦均為氏，則同一語法的「東宮得臣之妹」，東宮也可能是氏號，得臣或為齊侯之子，出為人後，所繼即東宮一房。

57 《漢書》，卷二七〈五行志〉，頁 602。

「左氏」云云非《左傳》原文，蓋當時的《左氏》學者襲用公羊家之說，⁵⁸至於後半對東宮的理解，很可能是受到他們所處時代的影響，有以今（東漢）律古（春秋）之嫌。又如《左傳》卷十六〈僖公二十八年〉：

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杜預根據卷二三〈宣公十二年〉楚王之戎分為左、右二廣，說「西廣」，蓋是；若敖乃子玉一族的氏，居間的「東宮」應該也是軍政一類單位。《國語》也記有此事，韋昭就說：「東宮、西廣，楚軍營名」。⁵⁹杜預則以東宮即太子宮，故曰：「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⁶⁰若所遣東宮兵卒為衛戍太子宮的甲兵，則顯示乃傾全國之力以戰，故連太子近衛兵甲都需派上戰場，然此明顯與「少與之師」的語氣不相吻合。韋昭之說可能較得其實。又如卷三十〈襄公九年〉：

穆姜薨於東宮。

杜《注》：「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按：穆姜乃因罪被遷，豈能使其居於太子之宮？⁶¹另外，《呂氏春秋》卷十八〈審應〉：

魏昭王問於田訕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

58 《左傳》，卷十四〈僖公二十年〉，頁 396，孔《疏》已指出。這並不足奇，杜預，〈序〉，頁 22 即言：「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

59 《國語集解》，卷十七〈楚語上〉，頁 490。

60 《左傳》，卷十八〈文公元年〉，頁 487：「冬十月，（太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杜《注》：「太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宮甲也可能是指王宮之甲衛，受商臣透過某種手段利用以行此逆事。否則，當太子宮甲圍王宮時，王宮之甲衛何在？如何能不起衝突？宮甲也可能是指其他地方的兵力，非必戍衛王宮或太子宮者，如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91），卷十〈內儲說下篇〉，頁 190，引此事時就說：「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另外，《左傳》，卷十八〈文公元年〉，頁 488，接著又說：「穆王（商臣）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曰「太子之室」而不曰「東宮」。

61 《春秋左傳注》，〈襄公九年〉，頁 964，楊《注》說：「東宮蓋別宮名，非太子之宮。」

高《注》：「東宮，世子也」，從魏昭王的語氣上乃追述過去，「在東宮之時」釋為身為太子時，似乎並無不妥。但魏襄哀王時，立的太子名政，而魏昭王名遯，⁶²固然可能是傳寫訛誤，但不可否認，東宮也可能有其他的解釋，甚至是昭王已為王時的居所。至於《藝文類聚》卷八三〈寶玉部上·金〉所引《燕丹子》：

太子自喜得荊軻，永無憂秦。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蛙。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祇（抵），⁶³賜金復進。

根據學者的考證，《燕丹子》一書的著成年代不早於魏、晉，⁶⁴故於此可略而不論。職是之故，先秦是否已普遍將東宮視為太子代稱，不能令人無疑。⁶⁵其實，將先秦典籍中的東宮訓解為太子居所，或以其為太子的代稱，最大的困難莫過於將如何解釋：整個西漢竟何得均以東宮指涉皇太后、太皇太后。文化有其延續性，如果先秦已慣以東宮為太子的居所及其代稱，西漢驟變，將導致名實淆亂、指涉不明，然事實上則安之若素，可見：後世學者乃以其所處時代的情況比附先秦，殊不知同一詞彙，古、今可能有不同的指涉。

62 《史記》，卷四四〈魏世家〉及《索隱》引《世本》，頁 717。

63 據《文選》，卷三九〈上書〉所收江淹，〈詣建平王上書〉，頁 564，善《注》所引《燕丹子》校改。

64 羅根澤，〈燕丹子真偽年代之舊說與新說〉，《古史辨》（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第六冊，頁 358-365、張心澂，《偽書通考》（上海：上海書店，1991），〈子部·小說家〉，頁 866-867。

65 同理，先秦時也有「春宮」此一詞彙，也皆非指稱太子或太子居所。如徐堅等撰，《初學記》，《唐代四大類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卷二四〈居處部·宮〉，頁 1809：「周有……鄭宮、春宮」，自注：「見《紀年》，穆王所居室」，與桀囚禁湯的夏臺、齊宣王召見孟子的雪宮，同屬國君因應季節變化的離宮。詳參《史記》，卷二〈夏本紀〉，頁 53、孫奭，《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二上〈梁惠王下〉，頁 39；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離騷經第一〉，頁 30：「溘吾遊此春宮兮」，王逸《章句》以「東方青帝舍也」釋之。按：屈原求女凡三日。第一日「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第二日「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至若木所在而止；第三日「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夕歸次於窮石兮」。詳參金開誠，《屈原辭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第三章，頁 133-141。此「春宮」雖位於東，與上文「欲少留」的「靈瑣」、「閭闔」內的帝宮均為神靈所居，當時雖早有五色帝的觀念，但多以乃上帝的五個向面，非如後世鄭玄六帝之說，詳參陳麒仰，〈太一信仰與西漢郊祀〉（待刊稿），不必細分為青帝所居。且此句重心在春景爛漫之處，故下曰：「及榮華之未落」。

除傳世記載外，近世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中，也曾出現「東宮」一詞。如《商周銅器銘文選》223〈效卣〉：

隹四月初吉甲午，王隹（裸）于嘗，公東宮內（納）卿（饗）于王。王易（錫）公貝五十朋，公易（錫）阜涉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用作寶尊彝。

學者將「東宮」或釋為人名，或釋為官名，或釋為宮室之稱。⁶⁶即使是後者，當時王並非於都城之內，而是在「嘗」這個地方，則此處的東宮必非指太子的居所，自然也就無法作為太子的代稱。《商周銅器銘文選》242〈習鼎〉：

昔饑歲，匡眾、厥臣廿夫寇習禾十秭。以匡季告東宮，東宮迺曰：「求乃人，乃弗得，汝匡罰大。」匡乃稽首，于習用五田……習或以匡季告東宮。

學者將「東宮」或釋為人名，⁶⁷或釋為王太子。⁶⁸由銘文來看，似乎是一處機關單位的主事者，即官名，與王太子的關係可能不大。另外，1993年於湖北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中出土的一個漆杯，底部有銘文「東宮之」，歷來學者多將注意力集中在「」字的解釋上，或釋為「市（師）」，或釋為「不（杯）」。⁶⁹對於「東宮」則較無爭議，咸認為是楚王太子。然若如上述，先秦時東宮可確定作為太子居所或代稱的情形幾乎未見，況且，此墓葬的規格並不高，墓主人的身

66 詳參馬承源主編，《商周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第三冊，223〈效卣〉，注（一），頁152、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四〈康王銅器〉，80〈效尊〉，頁121、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1999），下冊，〈效卣〉，頁102。

67 《商周銅器銘文選》，第三冊，242〈習鼎〉，注（二七），頁171、《西周銅器斷代》，四〈康王銅器〉，80〈效尊〉，頁121。

68 李師學勤，《青銅器與古代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第六章〈金文所見西周制度〉第五節〈習鼎〉，頁385。然學勤師又說：「習以盜禾的事向東宮控告，而不告於王或朝中大臣，這不同於一般情形，或許匡季是東宮的屬臣」，則東宮若不限定為太子，或許於文意較能通解。

69 相關論述，詳參李零，〈郭店楚簡研究中的兩個問題〉，《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頁47-49。

份不太可能是楚王太子師傅。則此處東宮是否仍可解釋作太子，或許尚有商榷的空間。

四、結 論

綜上所述，對於先秦兩漢時東宮的稱謂問題，可整理如下：

- 一、先秦典籍中的東宮不但從未言明即為太子，更未固定為某一身份的代稱。當時的東宮只是一普通名詞，與西宮、南宮、北宮等一樣，「東」僅是標誌其所處方位，至於何人居於此，則不一定。當然，太子有可能居於是，但將東宮做為太子的代稱在當時絕非普遍現象，在另一個時間場合裡，東宮指涉的對象迥然不同。
- 二、正因先秦「東宮」本為單純標明宮殿地理位置的詞彙，西漢時，長樂宮的位置，相對於長安城中另一主要宮殿建築，也就是皇帝日常行朝及所居住之未央宮而言，前者在東，故又稱「東宮」；後者在西，故稱「西宮」。而長樂宮的主人乃皇太后或太皇太后，故「東宮」若作為某一身份，或人物的代稱，無一例外，⁷⁰皆指皇太后或太皇太后。至於皇太子，另有「太子宮」，然其實際所處位置，史書未有明確記載，根據考察，極可能位於未央宮以北的北宮裡。
- 三、東漢時，「東宮」一詞指稱對象起了變化，絕大多數都改作為皇太子的代稱，僅有少數例外。這種變化一方面是因為雒陽皇宮乃南、北列；另一方面，乃是長期受到五行學說下的產物，與皇太子宮是否真位於東無關。由於魏、晉兩朝繼續都雒，東漢末年雒陽政變時，先是袁術「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後則董卓於遷至長安前，「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⁷¹以致獻帝東返時，不得不徙都於許昌。魏文帝即位，繼都雒陽，始重「營洛陽宮」，當

70 之所以限定於人，因為當時天文學的星宿中，有東宮之名，然與人之身份無關。又，地方諸侯王也有東宮之稱，如《漢書》，卷四五〈伍被傳〉，頁1045：「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此處東宮應單純為標明宮室方位的稱呼，而非淮南王太子的居所。

71 《三國志》，卷六〈董卓傳〉，頁212，裴《注》引司馬彪，《續漢書》。《河南志》，〈永樂大典本河南志·魏城闕古蹟〉，頁59，引《魏略》亦言：「董卓燒南、北二宮」。

時興建的乃北宮部分，魏明帝時方漸修復南宮，⁷²也就繼續無法按宮殿實際方位，如西漢時東宮一詞的使用方式，以之作為皇太后或太皇太后的代稱。相較於此，五行學說卻依舊。此所以魏、晉已降，東宮作為皇太子的專門代稱，成為故事，未再有變化。

四、漢已降的學者在注解典籍時，⁷³以他們當時的習慣稱呼，多將先秦典籍中的「東宮」視為太子的代稱，很可能是在以今律古，不論是傳世典籍或出土文物均未予以強有力的支持。即使如魏昭王之在東宮等少數例子是在指太子居所，但這與東漢已降情形仍有別。東漢已降，唯天子法定繼承人，即皇太子可稱東宮，而晚周各國均僅是諸侯身份。反之，至今未見姬周天子之太子稱東宮的明確記載。

72 詳參《三國志》，卷二〈文帝紀·黃初元年〉，頁105，裴《注》。魏、晉時期雖仍偶爾沿用南宮、北宮的說法，如卷四〈三少帝紀·齊王紀·嘉平六年〉，頁169，裴《注》引《魏書》：「皇太后還北宮」、《晉書》，卷一百二〈劉聰載記〉，頁1738：「遂寇洛陽……宣陽門陷，（王）彌、（呼延）晏入于南宮」。此乃因雒陽皇宮建築群必有位南或居北者，卻與東漢南宮、北宮乃兩個間隔開來的建築群截然不同，是一整體。詳參《河南志》，〈莊璟摹本河南府古蹟圖·魏都城圖〉，頁193、〈晉都城圖〉，頁194。

73 就上文所論，以毛《傳》的說法與本文論述差距較大。毛《傳》成書約當戰國末期到西漢初期，當時「東宮」既未作為太子代稱，則其說所本，不得而詳。或乃緣《左傳》、《詩》之上下文意、語氣，而作的解釋。但不論如何，這種以東宮作為太子代稱說法，顯然未被西漢人接受而使用。

主要參考書目

一、專書：

- 《三國志集解》，盧弼著，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三輔黃圖校釋》，何清谷著，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太平御覽》，李昉等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年
- 《文苑英華》，李昉等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文選》，李善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毛詩正義》，孔穎達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北史》，李延壽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北堂書鈔》，虞世南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 《北齊書》，李百藥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史記會注考證》，瀧川龜太郎著，臺北：洪氏出版社，1985年
- 《玉海》，王應麟著，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
- 《江淹集校注》，俞紹初、張亞新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 《西京雜記校注》，向新陽、劉克任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西周銅器斷代》，陳夢家著，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宋書》，沈約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郭沫若著，上海：上海書店，1999年
- 《周易正義》，孔穎達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周書》，令狐德棻等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孟子注疏》，孫奭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屈原辭研究》，金開誠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東觀漢記校注》，吳樹平著，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河南志》，徐松輯，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初學記》，徐堅等撰，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 《青銅器與古代史》，李學勤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 《前漢書考證》，齊召南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南史》，李延壽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南齊書》，蕭子顯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建康實錄》，許嵩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後漢紀校注》，周天游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後漢書集解》，王先謙著，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春秋公羊傳注疏》，徐彥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春秋左傳注》，楊伯峻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春秋左傳注疏》，孔穎達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春秋穀梁傳注疏》，楊士勛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春秋繁露義證》，蘇輿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晉書斟注》，吳士鑑、劉承幹著，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偽書通考》，張心澂著，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 《商周銅器銘文選》，馬承源主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 《國語集解》，徐元誥著，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梁書》，姚思廉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淮南子集釋》，何寧著，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通典》，杜佑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 《陳書》，姚思廉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逸周書校補注譯》，黃懷信著，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
- 《隋書》，魏徵等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黃帝內經素問校釋》，山東中醫學院、河北醫學院著，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8年
- 《黃帝內經導讀》，傅維康、吳鴻洲著，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
- 《楚辭補注》，洪興祖著，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
- 《鄒衍遺說考》，王夢鷗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
- 《漢書補注》，王先謙著，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管子校正》，戴望著，臺北：世界書局，1990年
- 《儀禮注疏》，賈公彥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韓非子集解》，王先慎著，臺北：世界書局，1991年

- 《禮記正義》，孔穎達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周一良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魏書》，魏收著，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藝文類聚》，歐陽詢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二、論文：

- 〈太一信仰與西漢郊祀〉，陳麒仰著，（待刊稿）
〈郭店楚簡研究中的兩個問題〉，《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零著，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漢長安城桂宮二號建築遺址 B 區發掘簡報〉，第 1 期，《考古》，2000 年
〈漢長安城桂宮二號建築遺址發掘簡報〉，第 1 期，《考古》，1999 年
〈漢長安城桂宮四號建築遺址發掘簡報〉，第 1 期，《考古》，2002 年
〈燕丹子真偽年代之舊說與新說〉，《古史辨》，羅根澤著，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

Appellation Study of Tung-Kung of Xian Qin & Han

Kuo, Yung-Chi*

[Abstract]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that crown prince is also called “Tung-Kung”. However, there are few detailed discussions and studies on when the appellation started and why this was named. The main body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or study. First, we list out the subjects that had been called as “Tung-Kung” in the former Han Dynasties. Second, we follow up wi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terminology “Tung-Kung” in Later Han and try to provide explanations. Finally, we evaluate appropriateness of lecturing explanation of “Tung-Kung” in Xian Qin records by scholars of Han and Wei-Chin period.

Keywords: Xian Qin, the former and later Han Dynasties, Tung-Kung , crown prince, empress
dowager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